

## 从孟浩然赠答诗观其仕隐心态的阶段特征 ——兼论各时期心态的成因

曹云琦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由于孟浩然的赠答诗涉及的人物众多且许多人物的事迹可考, 加上诗歌的创作地点与时间相对连贯, 孟浩然的赠答诗得以相对完整的呈现出孟浩然的人生轨迹。本文以孟浩然赠答诗中创作时间可考的作品为线索, 依据诗歌文本呈现出的隐逸心理与仕进心理的组合状况的不同, 大致将孟浩然的人生轨迹分为三个阶段, 分阶段讨论各个时期仕隐心态的特征与成因。

**关键词:** 孟浩然; 赠答诗; 仕隐心态; 成因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由于孟浩然的赠答诗涉及的人物众多且许多人物的事迹可考, 加上诗歌的创作地点与时间相对连贯, 孟浩然的赠答诗得以相对完整的呈现出孟浩然的人生轨迹。本文以孟浩然赠答诗中创作时间可考的作品为线索, 依据诗歌文本呈现出的隐逸心理与仕进心理的组合状况的不同, 大致将孟浩然的人生轨迹分为三个阶段, 分阶段讨论各个时期仕隐心态的特征与成因。

赠答诗的界定从赠答双方的一个互动而言, “所谓‘赠’, 是先作诗送给别人, ‘答’则系就来诗旨意进行回答。其回环往复之际, 自然形成一对对应自足的情意结构。”<sup>1</sup> 可以看到赠答诗原本更多的是强调一个双方面的交流。但由于文本流传的缘故, 并不是所有的赠答诗都可以以一一对应的方式保存下来。对于那些只保存有赠诗或只保存有答诗的文本来说,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重点去把握分析, 由于“当它被写定且送达至所投赠之对象时, 就应该已经算是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沟通。”<sup>2</sup> 那么一定程度上, 我们也可以从赠诗者单方面的倾诉中, 去解读这类赠答诗。本文所讨论的孟浩然的赠答诗便是针对孟浩然的个人创作而言, 即讨论孟浩然的赠诗、答诗以及有赠答意味的诗, 其中着力点在于关注孟浩然单方面的倾诉。从个人的情感倾诉而言, 赠答诗作为一个倾诉的凭借, 那它必定承载了众多的自我表达。那么这就是我们立足赠答诗讨论孟浩然各个时期的仕隐心态的前提。

弗洛姆将人的需求分为了五类, 其一是与他人建立关联的需求、其二是自我超越的需求、其三是对于根性的需求、其四是对于认同感的需求。<sup>3</sup> 可以看到, 其实赠答诗的创作本身便是人类需求的一种, 即与他人建立关联的需求。在孟浩然的赠答诗中, 常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的存在。本文便立足于其赠答诗中可挖掘的这类人类共性的需求, 结合诗人所处的生存状况, 从这个角度分析诗人各个时期的仕隐心态的成因。

<sup>1</sup> 见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页 101。

<sup>2</sup> 同上

<sup>3</sup> 概括自弗洛姆原著, 陈瑞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 《理性的挣扎》(台北: 志文出版社, 1975)。

## 一

孟浩然在开元十五年<sup>4</sup>的冬天去长安赴进士举，时三十九岁，本文所谈及的第一阶段便以此年为界，以此年以前所作赠答诗为主要讨论对象。从年代可考的部分来看，孟浩然这一时期的赠答诗以临别赠言、干谒、书信为典型。为了整体把握这一阶段孟浩然的仕隐心态，笔者将从文本入手，分析《送张子容进士举》<sup>5</sup>、《岳阳楼》、《晚春卧病寄张八》这三首先后作于该阶段的赠诗，最后于三首诗的比合中关照孟浩然在这一时期的仕隐心态：

## 送张子容进士举

夕曛山照灭，送客出柴门。惆怅野中别，殷勤岐路言。  
茂林予偃息，乔木尔飞翻。无使谷风诮，须令友道存。

这首诗作于先天元年，孟浩然时年二十四岁。这是一首临别赠言之作，是孟浩然为即将离开家乡前去长安赴举的朋友张子容写的。诗人的朋友临行之前向诗人辞别。诗歌首四句讲的是辞别当日，诗人与朋友一直相处到落日余晖笼罩山间之时才分别，二人的分别从诗人的房间延续到屋外的“柴门”，一直到了不得不分开的“野中”、“歧路”还在相互殷勤叮嘱。后四句写诗人对友人要说的话，即赠言的具体内容：“茂林予偃息”即我好好隐居在山林之间，“乔木尔飞翻”即你好生赴举，有鼓励预祝友人高中之意；未来，我们不要像谷风中说的那样“穷达相弃”，友谊一定要好好存在在你我心中。这首诗的信息点有三：其一在诗题，张子容要由科举入仕；其二在诗句“茂林予偃息，乔木尔飞翻。”，孟浩然仍要隐居；其三是在诗情，二人感情深厚。这首诗暂且分析到这里，我们再来看《岳阳楼》：

## 岳阳楼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岳阳楼》作于开元五年，孟浩然时年二十九岁，此诗是献给张说求其援引的。诗中后四句道出诗人欲求汲引之意：以想渡河却没有船桨、空空羡慕垂钓的人们得鱼表达自身欲出仕而无人援引，空有出仕的愿望而无法实现的心理状态，同时孟浩然在这里直白地坦露出“端居耻圣明”的想法。这首诗的信息便是：其一，孟浩然有仕进心态；其二，孟浩然尝试谋求张说的荐举。再来看《晚春卧病寄张八》：

## 晚春卧病寄张八

南陌春将晚，北窗犹卧病。林园久不游，草木一何盛。  
狭迳花障迷，闲庭竹扫净。翠羽戏兰苕，赭鳞动荷柄。  
念我平生好，江乡远从政。云山阻梦思，衾枕劳歌咏。  
歌咏复何为，同心恨别离。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  
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垂。遥情每东注，奔晷复西驰。

<sup>4</sup> 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30。又，本文所引用的时间信息若无特殊指出，均参照此书。

<sup>5</sup> 见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页298。又，本文所引用的诗歌版本若无特殊指出，均按此书。

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穷通若有命，欲向论中推。

这首诗作于开元八年，时孟浩然三十二岁。此诗是孟浩然在病中给张子容写的，前半部分交代了自己在病中的生活近况以及对友人的思念，后半部分从“世俗皆自媚”始着重写了自己近来的烦恼：自媚，指自爱自吹，人生道路上人人自爱，世俗平庸中知己甚少；怀才不遇，岁月催人；空有壮志，光阴飞逝；害怕岁月蹉跎，一事无成。本诗信息有三：其一，孟浩然叹“寡相知”，“才空逸”；其二孟浩然有“遥情”，欲“振羽仪”，其三孟浩然恐“晷西驰”，“鬓欲垂”。从《送张子容赴进士举》包含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孟浩然此刻仍欲“偃息茂林”。而比合《岳阳楼》、《晚春卧病寄张八》来看，孟浩然此刻所说的“茂林予偃息”又并不是我们感性认识的那种无欲无求，高蹈遗世的隐居，他有着强烈的仕进意愿。此时的孟浩然，既有“俱怀鸿鹄志”的意气，亦有“清风在竹林”的如魏晋竹林名士一般的高风。

同样心怀大志，有仕进的愿望，孟浩然在这一时期的选择与友人张子容在此时的人生选择却十分不同：张子容于先天元年玄宗即位之初便以参加科举；而孟浩然则选择了隐居漫游和寻求荐举。这大抵出于两方面的因由：其一是社会风尚的影响，唐代的隐逸同科举一样是入仕的途径。盛唐时期，隐逸与仕进已经不像在魏晋之时是处于对立的了，“统治者对隐逸的推崇奖掖极大的激励了士人对隐逸的兴趣和践履，他们隐居山林养名待时，激扬名节，以期获得统治者的赏识与征召”<sup>6</sup>；其二是自我情性的选择，孟浩然“自幼生活于‘襄阳美会稽’的秀丽山水中，受其陶冶，又受到故乡古代隐逸高士的熏染，形成了企慕隐逸，流连山水的情怀”<sup>7</sup>；其三是自我定位下的选择，“孟浩然少有诗名，又有乡曲之誉”<sup>8</sup>，比起科举，寻求荐举对于孟浩然来说更有优势。

通过这一时期可确定年份的赠答诗，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与孟浩然交往很深的友人：张子容与刘昫。考证其生平我们可以知道，张子容于开元元年登进士第，刘昫于开元十一年登进士第。<sup>9</sup>两人皆由科举入仕。而此时的孟浩然“欲济无舟楫”、“无由振羽仪”，隐居漫游“激扬名节”进而寻求举荐入仕的道路迟迟走不通。在这种处境下只能寻求其他的入仕途径的孟浩然在朋友的影响下便转向了科举。宇文所安认为：

诗歌考试和逐步对外打开的铨选机制必定在外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地人赶考的成功更是加强了铨选机制日益开放的印象。约十五年以后，孟浩然首先前往洛阳，建立社会关系；随后在728年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sup>10</sup>

孟浩然的长安之行，极有可能收到了朋友们的影响。张子容作为襄阳当地人，张子容的中举对于孟浩然来说是具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同时孟浩然的交游圈里亦有其他人由科举入仕，这

<sup>6</sup> 见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收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41卷，第3期），页115。

<sup>7</sup> 见陈铁民选注《王维 孟浩然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6。

<sup>8</sup> 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16。

<sup>9</sup> 另陈贻焯《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与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皆在提及孟浩然生平之时皆认为在开元十六年之前在洛阳呆过一段时间，陈贻焯另指出这一时期“孟浩然与当时著名的诗人储光羲、包融、綦毋潜等有交往”。因为皆没有相关论证，故于此补录，以为一说。若前二者论说为实，又考储光羲、綦毋潜于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这样一来，便可以说明孟浩然在这一时期的交游圈里十分多的人由科举而入仕，那么就更能说明孟浩然转向长安一定程度上受了朋友的影响了。

<sup>10</sup> 见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页347。

样的例子越多，就越给孟浩然产生影响。于是孟浩然在自己选的路走不通时，终于转向了长安。

## 二

《旧唐书》记载：“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卷一百九十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开元十六年，孟浩然未能高中，时四十岁，本文所谈及的第二阶段便以此年为始，以其归襄阳（作《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之时）为至。

### （一）

首先，我们从该阶段前期的三首赠诗《题长安主人壁》<sup>11</sup>、《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东京留别诸公》谈起，在分析中呈现这一阶段前期孟浩然仕进心理消退的过程：

#### 题长安主人壁

久废南山田，叨陪东阁贤。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  
枕籍琴书满，褰帷远岫连。我来如昨日，庭树忽鸣蝉。  
促织惊寒女，秋风感长年。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

该诗作于落第之后，孟浩然留在长安想尝试其他求仕之路。首二句“久废南山田，叨陪东阁贤”交代了孟浩然此刻烦闷羞愧的情绪，诗句字面意思指已经好久没能够打理故乡岷山之南的田地了，一直在叨扰大家。一个人会怀恋会反思往往由于现下处于一个比较烦闷的境遇，孟浩然会想起家里的田地，或是说往昔家里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说时下他过的不开心，其次，他也觉得打扰麻烦大家了，自己迟迟没能在长安找到出路，自卑心理又更加重了这样的羞愧情绪。“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两句则进一步交代了一种矛盾的心理状况：我想要像张衡一样回归故里，可是我还没有能够献《甘泉赋》。张衡欲归田里是由于仕途与隐居在张衡那儿是对立的，其隐居有着“政治无道时独善的无奈和守道洁身的积极意义”<sup>12</sup>；但生于盛唐的孟浩然不一样，此时若选择隐居，他是无从宽慰自己的，更多的会觉得自己是在逃避。再看“犹未献甘泉”，《甘泉赋（并序）》（《文选》卷七）：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

其一，我们可以看到，扬雄是在“客”的举荐下，使得成帝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写文章像司马相如的人，才被任用；其二，扬雄这篇赋是用来“风”的，用来劝讽成帝的，这可以说是以明略佐时。再回来看“犹未献甘泉”，便可以从孟浩然此言体会到两层意味，一是无人举荐的失意，二是无功于当世的不甘。对比可以看到，张衡是能仕而不欲，而孟浩然是欲仕而不能，孟浩然的处境难过的多。所以说，此时孟浩然是非常矛盾的：欲隐不能，否则无法面对自己；欲仕不能，应试不第又无人举荐。

<sup>11</sup> 本文所讨论的孟浩然的赠答诗包括有赠答意味的作品，这首题壁诗是作于房间的墙壁上的，具有一定公开性，且有对话对象，刘文刚在《孟浩然年谱》（35页）中指出，这位长安主人应是张说。

<sup>12</sup> 见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收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41卷，第3期），页116。

再看《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作于开元十六年，刘文刚先生据《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记载的气象信息与该诗诗题信息契合，佐证该诗的书写年份为开元十六年：

（开元）十六年... 九小，丙午，以久雨，降死罪从流，徙以下原之。”因久雨而特赦，可见雨之久。难怪浩然要苦雨。<sup>13</sup>

先来看此诗：

#### 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

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用贤遭圣日，羁旅属秋霖。  
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沈。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  
泪忆岷山堕，愁怀襄水深。谢公积愤懣，庄舄空谣吟。  
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

孟浩然春天在长安考试不中，时至秋天，仍然滞留于“秦中”。这首诗诗首八句便写其在长安滞留时的落魄情状：刻苦读书三十年，以期用于当世，却未能中第，而在秋雨连绵中寄居异乡；除了自然环境令人烦闷之外，社会环境的重权势亦使人感觉压抑、求仕无门。时间一天天地白白地过去了。后八句写其思归之意，佟培基注释云“此年孟浩然滞京，故怨君子之道消，忆乡山而不能即归，愤懣郁结也”。<sup>14</sup>可以注意到，孟浩然这首诗和上首诗的一个共同之处，每言归，即用前人事入诗，上首诗以张衡事入诗，此诗以谢灵运诗事入诗。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达是出于寻求一种认同感。前面我们说到，孟浩然的欲隐不能是由于无法自己宽慰自己，无法说服自己。但事实上，怀归这一选择在此刻本来也是一种逃避。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使得孟浩然想要逃避，他要说服自己，便要发现和自己相似的人：

只要我并不是与人不同的，只要我跟别人差不多，而别人也承认我是个“正常的人”，我就能觉得自己是“我”了……由于没有“自我”感，我就无法维持健全，因此，我就尽一切努力，来获得此种感觉。<sup>15</sup>

同类可以供给自己这种自我肯定感。孟浩然在诗里提到张衡、谢灵运就是在寻求认同感，说服自己逃避。诗末“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的决定便是在这样的自我对话中达到的。还有一首《东京留别诸公》：

#### 东京留别诸公

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  
树绕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蹶华嵩。

此诗作于孟浩然离开长安东行去往洛阳之时所作，首二句写前程的迷茫，三四句诸友为自己饯行。五六句是环境的描写，颜色运用上的浓郁刺眼加上“绕”、“遮”等词语的使用让人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大面积的恍惚的看不真切的，温泉的水汽把绿氤氲开，晚日通红的光

<sup>13</sup> 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36。

<sup>14</sup> 见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页137。

<sup>15</sup> 见弗洛姆原著，陈瑞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69-70。

线将尘土显现于各处，所有的事物混在一起，失去了边界，满眼是绿，满眼是红。这类眩晕紧张的画面是人在内心混乱到一定程度，耳目等感官近乎闭塞时才能发生在眼前的。孟浩然在长安日增错综复杂的生活里完全绝望了，他的精神为自己仕进的欲望绷得紧紧的。科举的失利导致孟浩然的入仕之路必须与大量处于不平等位置的交际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他是四十岁之前希求举荐而入仕的路失败，四十岁科举失利之后亦没能把这条路走通的孟浩然；另一方面他又是众人率与为“忘形之交”、“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这两面角色都是孟浩然，他简单单纯的生活陶冶出来的真诚让他拥有了众多好友，交游天下；同时他越真，也必然越让他无法圆通地在不平等的交际圈中虚与委蛇。科举失败、政治中心给他带来的这些压力远远超出了他在简易的乡下生活中培养出来的那颗随性散漫的心所能承受的。弗洛姆认为，人从出生之日起，是在不断诞生的，但这种诞生给人带来痛苦：

每向他的新存在跨进一步，都是骇人的，此举意味放弃一种安全的状态，一种对新状况而言是已知的状况，而迈向一种尚未控制过的状态。无疑地，如果婴儿在割断脐带的那一刻能够思想的话，他大概会经历到了死亡的恐惧。仁慈的命运使我们免于这第一次恐慌。可是，在每迈进一新步，在我们诞生的任何一个新阶段，我们都会再度恐惧。我们永不会免于两种相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脱离动物生存的形式而进入一种更具有认为的存在，摆脱束缚，走向自由；另一种倾向是，返回子宫，回到自然，回到确知安全的地方。<sup>16</sup>

因为在这种无法忍受这种迈进带来的痛苦，孟浩然想要回到自然，想要逃避，于是孟浩然在这首诗的最后便显露出了对生的畏惧，对死的妄想的心理。他写道“拂衣从此去，高步蹶华嵩”。压力迫使他暂时回到自然，回到确知安全的地方。孟浩然的心态从《题长安主人壁》的游移不定到《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的自我安慰再到《东京留别诸公》的不堪重负，隐逸心理重新以一个解压的角色出现了。

## (二)

该阶段中期以其自洛之越为开端、吴越漫游为过程、离开越州为结束。这一时期的诗歌从《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少府》、《游江西上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宿庐江寄广陵旧游》谈起：

### 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

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幸值西风吹，得与故人会。  
君学梅福隐，余从伯鸾迈。别后能相思，浮云在吴会。

该诗作于自洛之越途中，是一首临别赠诗。首四句写与友人会面因由。五六句运用典故，前句写友人像以读书养性为事的梅福一样，后句“余从伯鸾迈”以伯鸾事自比，伯鸾指汉代的隐士梁鸿，《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了其适吴隐居的事迹：

梁鸿字伯鸾……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懈怛兮伤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

<sup>16</sup> 见弗洛姆原著，陈瑞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45-46。

梁鸿的《适吴诗》写的是离开故土赴东南寻求栖身时，内心悲愁忧伤的情绪，孟浩然这里引用其事，表面看来是高风避世，却隐晦地透露出一丝悲凉。

再看《游江西上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与《宿庐江寄广陵旧游》：

游江西上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

西上游江西，临流愠解携。千山叠成嶂，万水泻为溪。  
石浅流难溯，藤长险易跻。谁怜问劳苦，岁晏此中迷。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两诗皆作于岁末，诗人在去往吴越的途中。从情感上来看两首诗都蕴含着低回，无助的情绪。前一首诗是留别赠诗，孟浩然岁末羁旅他乡，年岁将晚令人有伤逝之感是其一，羁旅他乡更添孤寂落寞是其二，冬季水乡湿冷是其三。故言“临流愠解携”，旅途漫长，不愿与友人就此“解携”分离。后一首以诗为信，写给在广陵的好友。夜晚在一叶孤舟中漂泊，思绪多又想念朋友。这两首赠诗道尽了孟浩然孤立无援。他通过赠诗表达自己深切的渴望，渴望不要与好友分离。他之前选择离开长安，回归隐逸，回归自然，便是出于一种对安全的深切渴求，那么现在在孤寂的漫游之中，我们在他写的这两首赠诗，同样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渴求受保护的情绪。

孟浩然约于开元十八年岁末到越州。从这一段时间孟浩然写的赠诗来看，这是一段舒适平和的日子：《东陂遇雨率尔贻谢甫池》、《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题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夏日与崔二十一同集卫明府席》、《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昇在座》等皆作于此时。从诗题看，这些赠诗有作于日常生活的，有作于山水游玩间的，亦有作于宴饮聚会之时的，证明诗人此时生活内容比较丰富，交游颇多。从诗歌内容看，这一时期诗人周围多同道友善之人，诗人的心境亦比较放松平和：

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

春堤杨柳发，忆与故人期。草木本无性，荣枯自有时。  
山阴定远近，江上日相思。不及兰亭会，空吟祓禊诗。

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

试览镜湖物，中流见底清。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  
帆得樵风送，春逢谷雨晴。将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  
府掾有包子，文章推贺生。沧浪醉後唱，因此寄同声。

夏日与崔二十一同集卫明府席

言避一时暑，池亭五月开。喜逢金马客，同饮玉人杯。  
舞鹤乘轩至，游鱼拥钓来。座中殊未起，箫管莫相催。

第一首诗是写给友人崔国辅的，从“忆与故人期”句可知两人此前约好相见，诗写自己赴约

途中迫不及待的心情。三四句写草木无性情，它的茂盛和枯萎都有其自然之理，顺其自然。这样平和自然的心境许久未在诗人的赠答诗中看见了；第二首诗写诗人自适于山湖之间，且开怀与好友分享；第三首诗写宴会的融洽愉悦，与《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昇在座》“好我意不浅”的直接描写众人友好不一样，这首诗将众人的友善与契合融入了戏谑一般的诗歌语言里。此刻山水好友令孟浩然得以放松下来，这种回避的目的达到了。

### (三)

孟浩然此前曾在《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中说：“江海非堕游，田园失归计”，他说我漫游吴越不是因为懒散荒废，游手好闲，是因为不能有返回家乡田园的打算。表面上看，孟浩然漫游吴越是“且乐杯中物，谁为世上名”的遗世高蹈，但细细体会，里面也有功名不就而欲归无计的郁闷：一是为散心（回避），二是为不甘心。这种不甘心一直在他即将离开越州之时还挥之不去：

#### 久滞越中贻谢甫池会稽贺少府

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共云翳，问津今亦迷。  
未能志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  
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

作诗之时孟浩然在客居越中了两三年了，诗首二句以陈平家贫、孔子居无常处的境遇自比；“问津今亦迷”指怀仙访旧的生活没能让他释怀，他依然很迷茫；“未能志魏阙，空此滞秦稽”表明身体虽久久处在秦望山、会稽山一带（即指越中），心中却仍对“魏阙”耿耿于怀。整首诗即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之叹。

随后离开越中，赴永嘉。永嘉之行遇见了张子容：

#### 永嘉上浦馆逢张子容<sup>17</sup>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  
癖宇邻蛟室，人烟接岛夷。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

诗人遇见昔日好友，将内心的最深处的愁苦与委屈都坦露了，“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时值岁暮，挚友二人一同去往张子容于乐城的宅子过年。第二年孟浩然作《永嘉别张子容》，张子容亦有《送孟六归襄阳二首》<sup>18</sup>，悉列如下：

#### 永嘉别张子容

旧国余归楚，新年子北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恋朋情。  
日夕故园意，汀洲春草生。何时一杯酒，重与李膺倾。

<sup>17</sup>这里遵从陈贻焮先生在《孟浩然事迹考辨》的推论，孟浩然“于永嘉上浦馆遇张子容，曾同游江中孤屿。之后又到乐城张宅去过年。第二年初春他们分别后张入京，孟还乡。”刘文刚先生的《孟浩然年谱》将《永嘉上浦馆送（逢）张子容》放在两人在乐城一同过年过后，理由是两人在分别之后又见到了，大概是由于诗题里的“逢”、“送”二字，各版本记录不同，有作《永嘉上浦馆送张子容》、亦有作《永嘉上浦馆逢张子容》的。本文认为，此诗应作《永嘉上浦馆逢张子容》，其一：这首诗从诗歌内容看更像一篇逆旅相逢之作；其二：从情理看，两人分离后再次相逢的概率太小，若如此，这样的事应该在此诗中有相关描写。同时若依刘文刚先生的说法，孟浩然的行程未免有些混乱，两人一再送别又一再相遇，实在奇怪；其三：陈贻焮先生的推论比较符合行旅逻辑，孟浩然应该是要去永嘉，《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作》中说“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他和张子容是不期而遇的，而后一同去乐城。他之所以去乐城应该是由张子容此时在乐城任职，否则应该不会往乐城去。故依陈贻焮说，此诗作《永嘉上浦馆逢张子容》。

<sup>18</sup>《全唐诗》将此诗作王维之诗，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作张子容作。以宋本时代在前，本文亦依宋本。

## 送孟六归襄阳二首（其二）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其实到写《永嘉别张子容》别张子容之时，孟浩然的心绪仿佛不再那么执着于自己的失意上面了，他的注意力得以从前面的“失路一相悲”转向分散到与张子容的友情上，分别之际，孟浩然想的是两人真挚的感情以及与之再会的愿望。在这首诗里，孟浩然的无助、脆弱、自我关注淡了许多。再比照张子容写给孟浩然的临别赠言。张子容劝孟浩然好生归家，读书养心，不要徒劳的献赋。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张子容对孟浩然的了解、尊重、关切与责任。他了解孟浩然适合什么，且由于志同道合，他以他自己的本质进入了孟浩然的本质；他也尊重孟浩然这些时日表明或未表明的犹豫，安慰他“好是一生事”，不需要强求仕进；同时张子容劝孟浩然回归旧庐读书养心，他没有做一个旁观者，而是对孟浩然的困境负起了责任。

此后不久孟浩然便回到了襄阳。

弗洛姆在《理性的挣扎》中指出，人诞生为人后开始断绝与自然的联系，丧失他自然的根（脐带），于是人类需求中有一种根性（友爱与血亲爱）需要，最初这种需要是母亲给予的，人成长之后，由于处境的日益复杂，这种原本由母亲给予的需要仍然存在，成年人渴求受保护的情绪仍然很强。孟浩然从长安这个政治中心离开，成为了一个远离群体的单一的个体，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在他的诗里被“浮云”、“孤舟”等意象体现出来了。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时期孟浩然写给朋友的赠答诗中看到，由于暂时无法找到扎根方式，孟浩然对于朋友是十分依赖的。孟浩然这一阶段的隐逸本身就是逃避，在这个逃避的过程中，他得以权衡自己关于隐仕的选择，最后孟浩然回去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与张子容的会面，通过孟浩然见张子容前后赠诗的对比以及张子容赠诗中对于孟浩然的真挚友谊，我们可以看到孟浩然在与挚友张子容的相处中心态是有了一定转变的，其实对于此刻处于逃避状态孟浩然来讲，与张子容的相处缓解了他孤立无助的状态：

滞留在这一阶段的人，就对于受慈爱之人关怀保护的深深渴求；这种人是永远依赖别人的，在失去母亲式的保护时，就有惊怕与不安全之感，但是当有一个慈爱的母亲或母亲替化物——不论是真的或虚构的——存在时，他就是乐观而进取的。<sup>19</sup>

从弗洛姆的观点来看，张子容便满足了孟浩然的根性需要。

通过对这一时期孟浩然赠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适合山水的本性与好友的劝慰皆是孟浩然由逃避到做出抉择的重要原因。

## 三

本阶段谈论的是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从孟浩然还乡后至孟浩然因病终于南

<sup>19</sup> 见弗洛姆原著，陈瑞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59-64。

园。首先来看这一时期作的《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

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  
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  
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

这首诗是孟浩然还乡后写给在朝为官的“京邑旧游”的，也是自己对于第一次入长安的求仕的一个总结，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着一致心境。“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这样的自我剖析与陶渊明“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自问自答如出一辙。还表达了自己本有齐家治国的理想但却无法做到，于是决心“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的心志。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孟浩然都是过着登临山水、把酒对诗的生活。与张愿、独孤册等人交好，其间有多首赠答之作。

直至回乡第二年秋冬之际，写有《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送丁大风进士举》、《书怀贻京邑同好》<sup>20</sup>，三诗比和而观可知孟浩然仕进之心复起：

送丁大风进士赴举

吾观鹤鹤赋，君负王佐才。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  
弃置乡园老，翻飞羽翼摧。故人今在位，岐路莫迟回。

书怀贻京邑同好

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  
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  
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  
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  
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

《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是一首送别之作，诗的末尾有：“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说到了长安也请替我传话，问问何日能够重上长安。这位“朝廷当世人”应指张九龄<sup>21</sup>。后二诗的作诗背景亦在张九龄执政期间。《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又作《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这不仅是一首赠别之作亦是干谒之作，诗前六句写丁大风怀才不遇，无人援引的不平际遇，后以张九龄在位鼓励其去赴举，表面写友人事迹，其实也写自己，仕进之意复起。最后一首则更加坦诚地正式地表达了自己出仕的愿望。孟浩然自述生平，从家风谈到自身的努力，再到上有慈亲却家贫无禄的境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的来说，张九龄的执政让孟浩然原本淡化的仕进之心重新显露。孟浩然没有办法永远安稳地停留于一种

<sup>20</sup> 《书怀贻京邑同好》应作于孟浩然第二次去长安之时。（刘文刚先生大抵以“三十”界定该诗歌作于三十岁那年，陈贻焮先生《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的论证更有说服力，故将其归列于此），其一，此诗中虽有年岁表示，但诗题所说的有“京邑同好”与其三十岁所作的《田园作》中“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中的描写是相违背的；其二，比起此诗是献给张说的说法，献给张九龄的推论更符合诗意，诗中“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的叙述称对方知己，并说翻飞何日同，显然是与昔日好友说话的口吻，与张说比较而言，张九龄更符合对话对象。

<sup>21</sup> 理由参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66。

顺应自然的被动状态：

由于天赋的理性与想象，他无法以这被动、消极的生物角色为满足，无法以掷骰子似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为满足。他受到一种驱策力，要做个“创造者”来超越他生物的地位，超越他生存的偶然性与被动性。

张九龄的执政对于孟浩然来说就是这样一种驱策力，于是孟浩然开元二十二年重上长安。过程不知如何，但从其作于这一时期的赠诗来看，依旧是求仕无果。《留别王侍御》、《初出关怀王大校书》皆作于此时。

#### 留别王侍御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

#### 初出关怀王大校书

向夕槐烟起，葱茏池馆曛。客中无偶坐，关外惜离群。  
烛至萤光灭，荷枯雨滴闻。永怀蓬阁友，寂寞滞扬云。

与第一次离开长安的犹豫与故作高蹈不同，这两首诗显露更多的是疲惫后的认命。第一首，“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虽未细说自己在长安时的情状，但字里行间的落寞让人又能感觉到那些无法言说心酸；第二首，“客中无偶坐，关外惜离群”形容自己孑然一身落寞归家。还乡后，作《还山贻湛法师》：

#### 还山贻湛法师

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  
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喜得林下契，共推席上珍。  
念兹泛苦海，方便示迷津。道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  
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朝来问疑义，夕话得清真。  
墨妙称今绝，词华惊世人。竹房闭虚静，花药连冬春。  
平石藉琴砚，落泉洒衣巾。欲知明灭意，朝夕海鸥驯。

从这首诗来看，孟浩然在第二次求仕失败后，曾向佛教义理间寻找人生问题的解答。他在这首给湛法师的信里写道：我自小接触佛理，常常以此来反省自身；但是我的想法与行为难以统一，我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晚年归乡，得幸和您成为邻居；您以佛法度我脱离苦海，在您的影响下我得以放下欲念，一天比一天平静；末尾便是对二人日常相处及对湛法师形象的相关描写。此刻的诗人内心应该是相对平静的。

开元二十五年入张九龄幕府，有《荆门上张丞相》诗：“觐止欣眉睫，沉沦拔草莱。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以徐孺与陈蕃喻自己与张九龄，感激张九龄对自己的提拔。入张九龄幕府后，与张常有诗唱和。此时的孟浩然仕进之心不如早年那么积极，正如他自己所说“山林情转殷”。此间常有一些厌倦官场的诗作。《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戏赠裴迥张参军》中“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岁暮登城望，偏令乡思悬”与《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中“返

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谁谓山林近，坐为符竹拘”、“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等句皆可看出孟浩然对幕府生活的厌倦。不久，孟浩然便因为生病还归襄阳了，两年后，逝于病中。

“人之受缚于自然，血亲与土地，就限制了他个性与理性的发展。”<sup>22</sup>孟浩然后期的心灰意懒也是他前期人生选择的必然归宿，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影响：

孟浩然生活在封建社会较为承平的时代，作为有产业的士大夫，即使功名不就，壮志莫酬，也曾有过不小的痛苦，但一生并未经历重大的社会变故，未卷入尖锐的政治斗争，并加上人生观中存在明显的消极的因素，又长期住在乡下，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对社会现实生活缺乏广泛深刻的体验和认识。<sup>23</sup>

山水使他拥有了敏锐的艺术感悟力，也让他与人为世界隔得比较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理性的发展。孟浩然的真在人际交往与艺术创作中是十分可贵的，但放置在社会竞争中又是脆弱的。他的退缩让他无法进步，于是一步一步就心灰意冷了。第二次入长安求仕失败后，孟浩然很快便妥协了，即便后期进入张九龄的幕府，但其仕进之心还是日益消沉。

### 小结

赠答诗像一张巨大的网，里面交织着的各种社会关系，呈现出诗人的生存处境。从孟浩然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孟浩然仿佛一生都在隐居，或为仕而隐，或无奈而隐，或妥协而隐；同时他又一直处于仕隐之间，在他的隐居里，仕进从未缺席。通过对孟浩然的赠答诗分析，通过这类诗中蕴含的仕隐心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孟浩然隐居之下遮盖的更为复杂的情况和原因，使得我们得以更具体的认识孟浩然。不同于王维的通达，在孟浩然的处境里，隐便代表着后退，仕进代表着迈进（尤指孟浩然赴举之后），同时他的进退两难和魏晋名士的进退两难不同，后者的进退两难是出于仕隐背后名节与性命的对立，而孟的进退两难则出于一种更为普遍的人性层面上的矛盾状况：

人必须在进步与退步之间，在返回动物的生存与抵达人类的生存之间，做一个无法逃脱的选择，而人的生命就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任何后退的意图都是痛苦的，它不可避免地导致苦难与精神病，导致生理上或精神上的死亡。而每向前迈进一步也是可怕而痛苦的……<sup>24</sup>从这个角度来看，孟浩然的处境其实也是当代社会我们每个人也都要面对的。

<sup>22</sup> 见弗洛姆原著，陈瑞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65。

<sup>23</sup> 见陈贻焜选注《孟浩然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页94-95。

<sup>24</sup> 见弗洛姆原著，陈瑞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48。

## 参考文献

### 1.原始文献

- [ 1 ] 孟浩然著，陈贻焮选注：《孟浩然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 2 ] 孟浩然、王维著；陈铁民选注：《王维孟浩然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
- [ 3 ] 孟浩然著：《孟浩然诗集》，《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 4 ] 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2.近人研究成果

- [ 1 ] 陈贻焮著：《孟浩然事迹考辨》，《唐诗论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 2 ] 刘文刚著：《孟浩然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 3 ] 梅家玲著：《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3.中文译著

- [ 1 ] 弗洛姆著；陈瑞华译：《人类状况——人本分析之钥》，《理性的挣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
- [ 2 ]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

### 4.期刊论文

- [ 1 ] 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41卷第3期

## The 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ng Hao-jan's Mindset of Being an Official and Retiring from Politics

Cao Yunq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Meng Hao-jan's reciprocal poetry involves many characters, and the life of many characters can be known. In addition, the creation place and time of the poems are detailed and coherent. So Meng Hao-jan's reciprocal poetry grow to a documentary, to almost an entire movement of Meng Hao-jan's life. In this paper, Meng Hao-jan's life track is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hermit mentality and official mentality in the poetr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mindset of being an official and retiring from politics in each period will be discussed in stages.

**Keywords:** Meng Hao-jan; reciprocal poetry; mindset of being an official and retiring from politics; causes;

**作者简介：**曹云琦，湖南大学 2019 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